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跔全傳

第一回 猛古兒朝王進寶 石不透出世跳跔

詞曰： 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黑鐵生光；貧窮斂跡富軒昂，宇宙一般景況。

殷實人人敬服，奸巧個個提防。金多親戚也驚惶，不枉人生世上。

卻說只一部敷衍的故事，出在法朝末甲年間，天地元遠之中。離京內出了一位王子，名喚臘君。他是臘月初八生辰，虧他空拳赤手就打下了一座江山。十三歲走湖廣，慢慢取了荊州，得了鑽天句容、遍地徽州，又得了老不入川、少不入廣的法兒。

原來這臘君是按上界興火龍臨凡。有一位娘娘姓應，名喚應氏人兒，按上界美人一定星臨凡。一位太子，一位公主。太子名喚臘團兒，公主名喚大羅兒。有一位國丈，名喚應驗過。那臘君全靠著左右一班的窮文富武輔佐。說得好：窮不矢志，富不顛狂。那窮文的班中有一位不上相，名喚古怪，按上界慣會多星臨凡；富武班中有一位不雅相，名喚楊梅廣，按上界屎迷星臨凡；有一位萬寶不全書，會主謀的狗頭軍師，名喚百曉都知兒，按上界鸚鵡歌鼻子稱鉤星臨凡。率領著袖子裡摔出來的御史，會說嘴的郎中，無名的總督，不受私不公道衝家的典史，滅門的知縣，懷閣樓巡檢一班官員。那富武班中有一位說謊都元帥，名喚哈裡糊塗，按上界室大豬臨凡；有一位盡盤大將軍，名喚饜食精，按上界饜食臨凡；有一位疊肚子大老官，名喚包人窮，按上界沒良星臨凡；還有一位抓守備，名喚抓金豆子，按上界油透星臨凡。率領著朱太尉。黨太尉。青眼侯一班官員。

那日，臘君正坐無底殿，與諸臣說難入肺腑唧唧話，忽有報小嘴的啟奏道：「今有大西洋紅毛國野人，自稱海外天子，差殿下猛古兒前來獻寶進貢，還有不言所表。」臘君聽了，張開臭口吩咐：「見風下召傳他進來。」

一時，猛古兒率同兩個使臣，一名叫王見，一名叫余貝，上了無底殿。也不山呼也不萬歲，磕了個數珠兒頭，磕膝頭兒當路走，兩個眼睛不轉珠偷眼朝上一望，只見臘君：

頭戴一頂怒髮衝冠，身穿一件劫龍袍，腰繫一條硬擔帶，足下登一雙圪橋三進履，一副密臉，兩道烏眉，一雙推巴眼，小小的一個細閃鼻，兩個軟耳朵，一張油花嘴，滿嘴稀面鬚。

當下臘君坐在上面，自言自語，沒鹽帶醬，翻來覆去，細細看了不言所表。但見許多寶貨是：掌上珠、掙家寶、金不換、夜明珠打呵掀、算盤珠兒撥撥動、金獅子、銀喇叭、哼百兩銀子、哈十弔錢，還有許多現世寶。真正銀子是白的，眼睛是黑的，將臘君都繞花了，肚臍上長菌子心花兒都開了，說了些支架子的大話，然後大模大樣伸出臘手，將各樣的寶貨都倒盤收了。又要將猛古兒與王見留下陪伴太子，只令余貝走回本國。

余貝見勢頭不好，只得辭了臘君，不緊不忙，披星戴月回了本國，從從容容細細奏知海外天子。那海外多見樹木不見人的地方，一聽這些勢壓他們的話，不覺心頭火起。說道：「可恨！臘君是個混賬皇帝，臘手太重了些，我是好意進寶與他，他反將我殿下猛古兒與王見留下，真正是烏金紙放風箏--黑天之事。」氣衝鬥牛，慌令大臣蔣禮、蔣軟同余貝到中原，一連討了三回，就象是討板閣落債一般，臘君仍是不放。海外天子只得聚兩班不文不武官員商議。

內有一個紅毛達子，名喚蛙番，應上界吵鬧星臨凡；還有南無僧、圓和尚、匾道士、刁裡古怪、蔣硬、蔣軟、蔣倩、蔣禮、余貝等同奏道：「臣等願領本國滿口兵，放過大西洋，攻取交關，打破離京，拿住臘君，奪回殿下，有何不可？」海外天子道：

「我的兵微將寡，恐其不能致勝。諸卿有何妙策。」南無僧、圓和尚、匾道士齊奏道：「臣願往反蠻國反蠻達子、倭蠻國倭蠻達子與苗蠻國殺不退的苗蠻三處借兵，同心合意，借刀殺人。」海外天子聽了大喜，急命蛙番為怕老婆的都元帥，領一千二百個番星兒，二千一百個番萬兒，五百個家達子；南無僧又帶了徒弟行腳僧、淌來僧、遊方僧、一眾僧；匾道士又帶了徒弟妙道士、廖道士、瘋道士、二道士，又相約了三山五嶽的門人前去犯邊。不提。

且說中原有個交關，守將名喚會討好。聞知此信，騎了一匹飛骨的流星馬，趕到離京報知天子。臘君一聽，大怒。有狗頭軍師百曉出班奏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見想空星照著離京，不久就要出世。主公何不委一二大臣前往交關，招軍買馬，未水先著爛，那時不怕他三國利害，那時殺得他煨刀熔劍，雷賀倪湯。」臘君准奏，隨即封盡盤將軍、饜食精為退光侯，管理一應浙東、浙西湯水事，同抓守備前去交關，招軍買馬。又命說謊都元帥哈裡糊塗為先鋒，不提。

且說想空星，卻生在過君府少不如縣一色杏花村，此人姓石，名信，字不透。娶了一房妻子混氏，小字叫個混世蟲兒。他的丈人叫做混丈人，名喚混得過去。他的丈母，因年深月久迷失，不知所在。他的舅子名喚混三場，他兒子叫做石個個兒。這石信生來是一個錢蟲，沒窟窿鑽蛆，忽然得了一個牙疼不是病，請了一位好好先生，叫做賈大方脈，來家醫治。好好先生用了一劑蜜錢砒霜，將錢痞雖然醫好，背上不覺高出一塊，竟成了一塊呆肉。左腳又被人弄了個二起腿，卻短了三分。故此人叫他個跳跔子。這跔子在家終日跳來跳去，家資越跳越多，跔子越跳越重，居然跳起住房一所、花園數間。又結交了許多酒食朋友，家中又尋來兩個傭人，男的叫做石才，女的叫做巧兒。他二人不要工錢，自吃飯，小心服伺大官人。

此刻跔子在家正在收拾房屋，於是吩咐匠人：「煩你代我用品佛口蛇心，樣色莫上他人當。自古說道：好木頭淌不到三壩裡，三分匠人，七分主人。而且三根木頭沒有從圓眼裡抽過，每每搬磚弄瓦，隔牆打子兒，一個鑽眼裡一根釘。」卻好瓦匠吃晚飯，下扒了拖泥帶水，偷樑換柱方將告竣。

那日，正逢房子成功之日，雖說是七分主人，到底有三分匠人，故此跔子意欲酬勞眾人，再者也要謝謝好好先生。家人石才稟道：「此地如今添了個富家郎，他是不老城裡勢利場中新搬來的，也該請他來頑頑。」跔子道：「添客不殺雞。」石才又道：「請客帖子用甚的稱呼？」跔子道：「就拿人大帖子概裡眷叫弟，沿門散散就是了。」又吩咐陪面的廚子：「備早茶、中飯、晚酒，不論湯湯水水，肉埋在碗底裡，聽憑你一把鹽、一把醋，花椒、胡椒、酸酒、臭肉油兒，買臭魚，下得水淋雞，蛇伏花子舞、馬伏相公騎，隨你如意辦就是了。」陪面廚子開了一張黃牙臭口，叫聲賢主人道：「你今日嚐嚐我的湯水，試試我的湯頭。常言說的好：不經廚子手，總有醬腥味。就有斗大孛齋，土息氣都不免，油兒、鹽兒、長兒、短兒、葷兒、素兒都要合家，方能算得請客，只管放一千二百心。」於是，又吩咐叫個七轉班做他一本把把戲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請女眷，就是富家郎的妻子同秀四娘，再請王月保的媽媽做陪，還有滕姑娘、解姑娘，石才一一答應。這才是辦酒容易請客難。到次日清晨，石才通報富家郎來了，跔子慌忙迎接，跨著門檻，摸著門桔子，只見來了四匹馬。頭一匹是硫黃馬，上坐的是家人富足；第二匹是大頭馬，上坐著是富家郎；第三匹是兒馬，上坐的是蔑片百家貨；第四匹是假馬，上坐的是看財童子。那富家郎有一個名字叫做灑錢公子，他的妻子叫做莊莊兒，小姨子叫做莊憨兒，大舅叫莊麻龍子，二舅叫莊麻虎子，他的連衫叫做白賴，表字叫無恥，是脫空祖師的門人，此係後話，不提。

且說富家郎到了跔子門首，下得那匹大頭馬，隨叫富足將馬牽過，把點水與他吃吃，權為軟飽軟飽。然後把大袖子一摔，大搖大擺闖進門來。見跔子就象彎腰的蝦子一般，迎入後廳。正是：

酒食朋友朝朝有，患難之中無一人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